

共谋大业有楷模

毛泽东与爱国将领

陈胜婷 等编著



沁園春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
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
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上驕陽似火
欲與天公試比高須
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
妖嬈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唐宗宋祖
稍遜風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采
只識廬山真面目
只道是三疊石
俱往矣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主編

人民領袖毛澤東



《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之三

共谋大业有楷模

——毛泽东与爱国将领

陈胜婷等 编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9 号

责任编辑:车 彦

封面设计:赵迎曦

本书编著者:

陈胜婷 赖照蓉 袁实知 尹杰钦 曹会胜

共谋大业有楷模

——毛泽东与爱国将领

陈胜婷等 编著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69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76—392—7/Z·041

定价:5.70 元

我心中的话

(代序)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成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桌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女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宸宸离我而去,不禁凄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亲自操心,督促我

又成了家。文革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曾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广东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通力合作编写出版了这套《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作为纪念。

刘思齐

写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1992年8月30日

目 录

我心中的话(代序)	刘思齐
“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与张治中	(1)
喜从中夜挹明光	
——毛泽东与程潜	(40)
领袖与名将	
——毛泽东与陈明仁	(68)
叶落归根	
——毛泽东与李宗仁	(113)
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毛泽东与黄绍竑	(136)
深切的关怀,无穷的力量	
——毛泽东与董其武	(157)
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	
——毛泽东与傅作义	(174)
“我们的好朋友”	
——毛泽东与邓宝珊	(210)

“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与张治中

历史是公平无欺的，千百年来它正告着天下的芸芸众生，分辨着世间的的是是非非，留下了一条自己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时空轨迹。

命运却是捉摸不定的，常和人们开着大大小小的玩笑，演出了形形色色的悲喜剧，从古到今，从中^{*}到外。

人称“和平将军”的张治中先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未能摆脱这历史的命运。

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对这位蒋介石的心腹干将文白先生，有朝一日会成为红色事业的建设者，也是始料未及的。

翻开中国现代史，我们看到了张治中将军的一生：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年生于安徽巢县，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参加学生军，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7年入北洋政府倪嗣冲的安武军，同年南下参加护法战役，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1924年12月参加黄埔军校工作，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副、代理总队长，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军官团团长，参加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希閔）叛乱。廖仲恺被刺、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因同情共产党，被国民党右派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与邓演达、恽代英和高语罕合称为“黄埔四凶”。1925年，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当时形势，为共产党委婉拒绝。1926年被蒋介石任

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伐；10月武汉被攻克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8年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调任中央陆军学校教育长。1929年到1930年期间任武汉行营主任、教导二师师长，参与对反蒋军阀的作战。1932年任第五军军长兼87师师长，参加上海一·二八对日抗战。1933年12月任东征军第四路军总指挥，率部去福建与19路军作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同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参与军事机要。1940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1942年、1944年两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重庆谈判接送毛泽东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一年间曾三赴延安（故后来，张治中被毛泽东多次称为“三到延安的好朋友”）。1946年2月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研究军队整编和统编问题；不久调任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营救了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49年4月任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参与与中共的谈判。《和平协定》遭国民政府拒绝后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后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9月当选为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2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79岁。

是呀，谁又能曾想到，1925年就曾经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前20年追随蒋介石，为他南征北战，东奔西走成为蒋先生的得力助手，高级幕僚；后20年改弦易帜弃暗投明成为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嘉宾。

几度烽烟，几度风雨。

这是历史的误会？！

这是历史的必然？！

还是毛泽东和张治中之间一种历史的默契？！

一、毛泽东说：“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双十协定》的签订

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整个中国都轰动了，老百姓欢天喜地，兴高彩烈地庆祝胜利，以为苦难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抗日是胜利了，今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中国的领袖们陷入了沉思。

重庆——战时的陪都。蒋介石站在为他特制的军事地图前，眼睛盯着西北那似乎不起眼的一点：延安。他想到了什么？八年抗战，共产党的军队由几万人迅速发展近百万人，“前院赶狼，后院养虎”。“娘希屁，一定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不由得骂出声来。然而几百万的党国军队都在后方，调往剿共前线再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况且目前的形势也不适宜立即发动内战，只有和谈方能赢得时间。

延安——边区的首府，敌后抗日的领导中心。毛泽东的窑洞前，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树下毛泽东悠然地打着蒲扇，面前的石桌上摆着两封电报，一封是周恩来同志拍来的，说蒋介石打算派张治中来延安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封是蒋介石的邀请电。怎么办？前来开会的刘少奇、朱德等人都看着毛泽东，等着他最后的决定。“以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大手一挥终于作出

了决择，“我要到重庆走亲戚去！”

重庆桂园，张治中官邸。55岁的张治中站在客厅中堂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手书前，耳朵里还回响着蒋介石刚才对他说过的话：“文白，此去延安，就全拜托你了。”

让自己去接毛泽东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张治中还是有点不大乐意。以前从未和毛泽东打过交道，对他就没有什么印象；再者，原本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怎么会做到第一大反对党的领袖。张治中一直怀疑毛泽东的能力。

带着满腹的疑虑，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登上了前去延安接毛泽东的专机。

延安机场。张治中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竟亲自前来迎接，这就是那位让委员长整天睡不着觉的毛润之先生吗？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盔式太阳帽，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端庄凝重，神采奕奕。在周恩来作介绍之后，毛泽东握住张治中的手说：“欢迎你呀，文白先生，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的。”不知为什么，张治中此时突然想到了蒋介石；委员长为什么不像毛泽东这样热情大度，和蔼可亲呢？

1945年8月28日上午，延安机场。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即将离开延安，各界群众近万人到机场送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这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到城市去，送行的人们眼中充满了担心忧虑，也充满了希望……

1945年8月28日下午，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乘坐的那架草绿色的专机徐徐降落，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文化界、新闻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等都想一睹毛泽东的丰彩，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容光焕发地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面用手挥着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下来，为毛泽东介绍来迎

接的重要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通、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他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到重庆是当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国内外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这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胜利和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就住在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家里（警卫工作由中共和国民党共同承担，中共警卫有颜太龙、龙飞虎、陈龙组成。国民党方面的警卫通过张治中、周恩来和宪兵司令张镇协商后决定由宪兵担任）。一时间，桂园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中心。蒋介石多次前往拜访，其礼遇甚是隆重，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毛泽东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来访者的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便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的人如戴季陶，也对毛泽东表示敬重，并对他的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张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和随行人员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此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期间，由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正在进行着紧张艰苦的谈判。蒋介石和毛泽东也就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政治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多次进行讨论会谈。谈判最初由于双方距离很远，很多人认为是根本得不到什么协议的；中共代表团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和平安定为重，做出很大的让步，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

了共产党在和平谈判上的诚意，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同时，也使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非常满意。经过43天的商谈，日谈、夜谈、集体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在张治中的客厅里双方签字生效。这个涉及和平建国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12方面的文件也得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首肯。可以说这份《双十协定》是来之不易的。

毛泽东在重庆40多天，安全问题一直让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放心不下，尤其是在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被枪击之后，经过研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决定尽快请毛泽东回延安，又考虑到路上的安全问题，认为应该由国民党方面派人同机送毛泽东回延安。于是周恩来找张治中商量此事，张治中当即表示：“毛先生是我奉蒋主席之命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我仍将伴送去延安。请周先生放心！”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人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5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在会上，张治中有一个热情洋溢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写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注，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注，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注，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

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 40 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也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界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最终得到圆满的解决。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 40 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 40 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泽东也即席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作为回致词：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与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被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

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30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30年乃至50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从这篇讲话不难看出我党以全国人民利益为重，衷心希望和平的诚意和求同存异共建中国的美好愿望，当时对重庆各界影响很大，也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决心。

2. 送毛泽东再访延安

经过蒋介石的同意，1945年10月11日，张治中特送毛泽东飞返延安。

签订《双十协定》的消息早已传到延安，边区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和谈的成功和自己的胜利。当人们得知毛泽东主席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时，便纷纷拥向机场，延安机场成了人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后来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愚不可及了！”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来欢迎毛泽东胜利归来和国民党贵宾张治中将军。晚会上大家喝着小米酒畅谈和平，宾主尽欢而散。

10月12日，张治中飞返重庆，毛泽东亲自送他到飞机场。在车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

“文白先生，在重庆我可调查过你哟。”

“唔。”张治中很诧异，难道毛泽东也像蒋介石一样有怀疑部下暗查别人的习惯？

“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毛泽东接着说。

“毛先生过奖了，为党国效力是大家的职责。贵党的干部不也是如此吗？”张治中说。

毛泽东将话题转开，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何以见得？”张治中间。

“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

日报》。《扫荡日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不赞成，你却坚持改了；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毛泽东一一说给张治中听，令张治中很感动。

最后，毛泽东又说了一句：“难怪人家叫你和平将军。”

3. “为什么只说三到延安呢？”

张治中每次到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接送，在当时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里边恐怕只此一个，（当然，那时去延安的国民党要员为数也不多）。

1946年2月底，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在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大家都希望这位和平将军讲一讲话，看到中共将领干部流露出的对和平充分的热情，张治中推辞不过，就讲了话。其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国民政府方面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最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结果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

张治中说完走下讲台，毛泽东问他：

“文白先生，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毛先生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张治中充满信心地回答说。

毛泽东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到时常住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去，你觉得怎么样呀，文白先生？”

“极好！极好！”张治中回答。

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心与人民为敌，搞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未能搬到南京去。不过蒋介石却想让张治中四到延安，那已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严词拒绝而未能成行。而

两年以后，蒋介石再次要求和谈的时候，张治中将军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去了北京。

二、蒋介石说：“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1. “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公元 1946 年 7 月，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解放战争正式全面爆发。共产党——国民党，毛泽东——蒋介石，革命——反革命，光明——黑暗，像两条巨龙在中国的大地展开了最后一次较量。全世界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乃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都在关注着这场斗争。

错误的领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指挥，使得号称“四百万雄兵”的国民党军队，即使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英明的领袖，正义的事业，正确的指挥，不到一百万的人民子弟兵，靠的是广大人民的支持，尽管是小米加步枪却不断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到 1948 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一切已露出崩溃的迹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解放了华东大部分地区，华北地区大部分也已经解放，形成了对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包围。

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再一次考虑同共产党议和。新成立的孙科内阁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也主张争取“光荣的和平”。白崇禧也在汉口发出主和的电报，并同时宣称非蒋介石下野不能谈和。电报是给和平将军张治中和张群转蒋的，经过 10 多天的争论之后，蒋介石最后同意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当时刚好阎锡山应蒋之召到南京，他对蒋下野表示不赞成，但是徐海战役（即淮海战役）已整个失败，还有什么希望！蒋介石